

李欧梵作品



音乐札记

我过了不惑之年才开始欣赏莫扎特，为时尚不太晚，因为我享受到更多的乐趣，即使乐坛同好或各界名人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也可以自得其乐。修身养性的妙诀就是自得其乐。

人民文学出版社

音乐札记

李欧梵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乐札记/李欧梵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7995-7

I. 西… II. 李… III. 古典音乐—音乐评论—中国—
世界—文集 IV. J60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2857 号

特约策划:陶媛媛
责任编辑:徐广琴
装帧设计:余笑乐
版式设计:高静芳

音乐札记

李欧梵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81 千字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21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7995-7

定价:34.00 元

总 序

李欧梵

我的写作生活不算长，至少比学术生活短得多。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赴美留学，在环境影响下用英文写学术论文，不觉已有半个世纪，直到最近十年，才着力用中文写作。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所有的中文作品都是习作。

有人把我的中文作品称为“学者散文”，但没有解释，顾名思义，似乎指的是作为一个学者写下来的随意而松散的文章。然而散文其来有自，可以上溯至明末的小品文。在西方称之为“essay”，法文叫作“essai”（有尝试之意），这两个传统不尽相同，我的文章都配不上，只能勉强称之为“杂文”，但又缺乏鲁迅式的匕首投枪的作风。我从不用尖酸毒辣的文字去批评世界或人物——这一点“鲁迅风”我完全没有学到，虽然自己确曾研究过鲁迅。也许，对我而言，“生活”这个人文文本太丰富了，它是我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如果把前人的生活和时代加上去，更像一座宝山。我每读一本前人的著作，不论中西，都觉得如在

山下掘宝，越挖越兴奋，越发感到高山仰止，灵光灿烂。个人最中意的小文都与这类读书报告有关，如《狐狸洞书话》。生活加读书，人生的意义足够了。

现在我的好友季进和黄育海、陈子善策划将这些中文作品和中译的学术著作，汇集成“作品系列”出版，作为送给我的七十岁生日礼物，我却之不恭，只好笑纳。这个作品系列不代表什么写作成绩，只是一种生活和读书的感受与潜思的记录。这么多年积少成多，竟然有将近二十卷之多，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

除了某种纪念意义外，“作品系列”的面世，自有其公共的意义：这些参差不齐的文章，都要再度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一个文本的“整体”，有点太“重”了，似乎当年的“狐狸”变成一个大“刺猬”。然而，我曾屡次提过，自己的文章绝对成不了系统，因为我的兴趣太广，在人文领域几乎无所不包，也从来没有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岂能成为刺猬式的思想大师？我愧不敢当，只能说，这个系列所代表的是一种积累，犹如重新发行的一套唱碟，希望价廉物美，消费者喜欢就好。

这个系列也代表了我日趋多元的兴趣。回顾起来，糟杂之中也自有脉络可寻，总而言之，可以用文学、历史、音乐、艺术、电影和建筑这几项人文科目来概括。我学的是历史和文学，但兴趣遍及其他各项，加起来看，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文主义者。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现代性”文化的各种吊诡层面。我的时间范畴是近现代——特别是二十世纪，我游移的文化空间也遍及东西方。不知何故，近年来反而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学和文化兴趣日增。别人可以在文化上落叶归根，我却不自觉地飘零四海，其乐也融融，所以我也自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甚至把双语写作和阅读作为一种常态。

这个系列中的各书出版次序可能不会以写作先后为序，因此我必须略作交待。如果把学术著作和杂文写作放在一起，很明显地可以归纳

出一个轮廓：我是先从五四时期的浪漫精神出发，逐渐向不同的文化时空探索和投射。在中国现代文学方面，从五四走向一九三〇年代，而鲁迅研究则成为一个中介，他晚年住在上海，我也不觉对上海的都市文化产生兴趣，甚至为了摆脱鲁迅的“魔障”，故意去研究他最不喜欢的东西——十里洋场的摩登上海。我万万没有想到，当年的一股“反动”和好奇，竟然使得拙作《上海摩登》一度成为上海怀旧浪潮的标志之一，这更激发了我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

我的作品中的另一条空间脉络是香港和台湾。我生在大陆，长在台湾，后在美任教三十多年后，退休到了香港，目前则在港台两地游走。从地缘政治而言，我似乎地处边缘，我也故意采用一种“边缘视角”，别人——特别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中心主义”知识分子——可能嗤之以鼻，我却甘之如饴，甚至以此自我定位。对我而言，边缘才是真正自由的，因为我不受“中心”情结的牵制，可以随意转变视角，扩展视野，由中而西，由美而欧，甚至指向西欧的边缘小国如捷克（当然这也拜昆德拉所赐），近日兴趣又转向南美和南亚（如印度）文学，下一步可能是解放后的南非。总而言之，我认为只有在边缘才能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边缘视角也影响了我的思想内容。我的不少想法往往和“主流意识”不同，不见得是“对着干”，而是不自觉地另辟蹊径，走个人的道路。我不敢说自己的看法是“灼见”（insight），或创见，只能自嘲是“不按理出牌”的结果，对于学术理论尤其如此。这一方面，我在和季进和陈建华的两本对话录中都曾仔细地自我分析过，此处不赘。

我的另一面“不按理出牌”的表现是感情。一般受过学术训练的学者，往往把自己藏在“客观”之中或隐于文本之外，我恰好相反，从第一本学术著作《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开始，就感情外露，侵入研究的对象，甚至自觉地另用散文形式去踏寻徐志摩的踪迹。这一股浪漫情绪，见诸我早年在台湾出版的两本散文集《西潮的彼岸》和《浪漫

之余》。多年来这股“余绪”一直支持着我的内心生活，终于在十年前我和子玉结婚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但我们夫妇合写了三本书，而且我在人生进入老年之际，从子玉身上学到一个“真”字，因此也把一股真情用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之中，笔锋常带情感，文章到处可以看见主观的“我”，这也是一种风格和立场。当然，有时主观会导致偏见，我也在所不顾了。从“浪漫”到“偏见”——但并不偏激——这也许可以总结我的心路历程吧。

以上的这些自剖，其实都是多余的话，文章写完发表，有它独立的生命，应该听由其自生自灭，这是我一贯的主张。这个作品系列，除了献给支持我写作的妻子外（连这篇小序也是今早她给我的灵感），也愿意献给所有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朋友。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于九龙塘

目 录

总 序	1
交响——	
小序	3
我的莫扎特	
听莫扎特的心路历程	5
莫扎特音乐可以养生	7
《魔笛》狂想曲	13
陈酒愈醇——听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	17
看赖声川的《费加罗的婚礼》	21
伯姆的莫扎特	23
还我莫扎特	26
后期莫扎特	29
发现肖斯塔科维奇	
莫扎特和肖斯塔科维奇——天堂对话录	32
纪念节目——发现肖斯塔科维奇之一	36
我读《见证》——发现肖斯塔科维奇之二	39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现肖斯塔科维奇之三	42
形式主义的浑沌？——发现肖斯塔科维奇之四	45
“反对形式主义的小天堂”——发现肖斯塔科维奇之五	48
革命也断肠——发现肖斯塔科维奇之六	52

轻与重——发现肖斯塔科维奇之七	56
乐观与悲观——发现肖斯塔科维奇之八	59
向肖斯塔科维奇致敬——布里顿的三首大提琴组曲	63

今天我也听马勒

今天我也听马勒	66
马勒的《复活》交响曲	68
马勒的音乐盛宴	75
听马勒，谈“港乐”	80
马勒的《第四交响曲》	85
生命的奉献——谈马勒的《第五交响曲》	87
听《大地之歌》	90
壮观的演出——听马勒《第八交响曲》	93
马勒的《第九交响曲》	98

音乐札记

小序：聆听的乐趣	103
----------	-----

作曲家

贝多芬的晚期风格	108
纪念西贝柳斯	112
霍夫曼斯塔尔与《玫瑰骑士》	116
浪漫的余烬——悼念艾尔加	120
听格里格	124
葛利约夫的神奇音乐	128
郭文景的惊艳歌剧	131
斯克里亚宾的神秘音乐	138

勃拉姆斯晚年的钢琴小品	141
美国乐坛新星的《震动吉他协奏曲》	144

指挥家

指挥家掠影	147
芝加哥时代的索尔蒂	153
纪念托斯卡尼尼	157
纪念卡拉扬——我的一些偏见	164
激情的魔力——纪念伯恩斯坦	168
谈君特·旺德	174
指挥家的魔术大师——漫谈马泽尔	179
和迪华特一席谈	183
谁还记得杜拉第	190
艾森巴赫的马勒	194
张弦执棒纽约爱乐技惊香港	197
拉特尔成竹在胸	201
漫谈蒂尔森·托马斯	207

演奏家和演奏会

纪念罗斯托波维奇	216
纪念里希特——一位“谜”样的钢琴大师	220
天赋的抒情男高音——纪念帕瓦罗蒂	224
闲谈五位女高音	228
谁是 DIVA	231
听音乐会札记	236
《梦幻曲》的童年回忆	258
“敝帚”并不“自珍”——有复于戴天者	260

| 交响 |

小序^①

我明知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喜欢古典音乐的“乐迷”是小众中的小众，但正因为如此我才写音乐文章。没想到竟然有人看，而且反应热烈，我非但和几位（极少数）乐评家结为朋友，而且还交了不少知音，在电邮上谈心，或在音乐会上打打招呼，真是不亦乐乎。名导演李安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而我的“断背山”就是音乐！我也万万没有料到香港的“音乐断背山”的人数还相当可观！有了这一个读者群，我也乐意地写下去，而且约稿的报刊也越来越多，令我应接不暇。本书中的文章大多已在《信报》、《信报月刊》、《明报》、《明报月刊》和《AM Post 艺术地图》等处发表。甚至连内地的权威音乐杂志如《爱乐者》和《留声机》也向我约稿。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怎么不到两三年我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乐评家？甚至因年岁关系，往往被奉为“资深”！

^① 本文原为《交响：音乐札记》（牛津2006）序言。

本书勉可算是一个“乐迷”或“业余乐评家”（因为我没有受过正式的音乐训练，虽然家父母都是音乐家）对于香港乐坛的一个回应。如果我的文章能够激起这些小众读者和聆乐者的兴趣，甚至间或普及到一部分喜欢音乐但无暇去听音乐的人，则予愿已足。

本书前半部的文章皆与二〇〇五至二〇〇六年音乐季有关：柏林爱乐和旧金山交响乐团先后来港献艺，我自愿为文鼓吹，竟然见到两位世界级的名指挥西蒙·拉特尔（Simon Rattle）和托马斯（Michael Tilson Thomas），并与之交谈或进餐，真是三生有幸。香港的两个乐团“港乐”和“小交”的音乐会，我作为半个香港人，也自当捧场，不知不觉也写下不少评论文章。但我个人较重视的是今年（2006年）的两位作曲家的诞辰纪念：莫扎特的二百五十周年和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的一百周年。特别是后者，我为之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至少一半尚未发表过，这才发现我的观点又和以前不同，是一种新发现，在沾沾自喜之余，也不揣浅陋，献给小众中的“肖迷”。

最后要在此声明的是，这些文章绝非专业或学术作品，而是故意把音乐置于日常生活中的产物。如果有一件事我可以自豪，那就是每天听古典音乐，也不断买唱碟和影碟，把自己浸淫在音乐天地之中，甚至把我妻每周给我的零用钱全数花在音乐上面——Why not？人生到此，我也该随心所欲了吧！

我当然最感激鼓励我“为所欲为”的妻子——子玉非但是我的知音，而且还是我的“缪斯”（Muse），没有她给我的灵感，本书中的文章也不见得写得出来。这本书当然献给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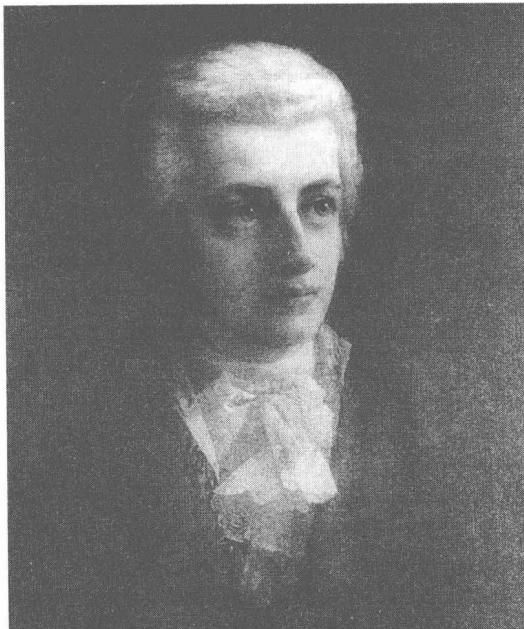
二〇〇六年五月写于香港

听莫扎特的心路历程

年轻时候，我并不太喜欢听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因为在中学时代，每天中午学校的播音器都会播出莫扎特的歌剧序曲：《费加罗的婚礼》、《魔笛》、《唐·乔万尼》……听来听去，似乎都差不多。但有时也禁不住闻声起舞，独自指挥起来。

多年后到美国留学，看了一部欧洲电影，名叫 *Elvira Madigan*，片中的背景音乐是莫扎特的 C 大调第二十一号钢琴协奏曲（K467），就此迷上了。后来我自己拍了一部无声小电影，灵机一动，也用他的第二十三号钢琴协奏曲（K488）的第二乐章作配乐，自我陶醉，从此爱上了莫扎特的所有钢琴协奏曲。每当课业压力太大的时候，我必以此调剂心灵。

这两年在香港任教，又异想天开，想以莫扎特的音乐来修身养性，特别是他的弦乐五重奏（K516），并开始在《信报》写文章，大力吹嘘，自鸣得意。最近又发现：其实莫扎特的音乐中最动人的还是人声，香港小交响乐团的指挥叶咏诗也曾提到：要把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奏得



莫扎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

好，必须把它的乐句弹得像歌唱一样，才能收到行云流水之效。我的首选当然还是《费加罗的婚礼》——还有三十多首咏叹调，这些曲子，长短不一，真是美不胜收，有的很像莫扎特的歌剧选曲，有的却单独存在，供特殊场合或演唱会之用。例如其中一首（K505）包括一段颇长的钢琴伴奏——人声、琴声和乐队合为一体，犹如把钢琴协奏曲放在歌剧咏叹调之中，真是别开生面。还有一首是我的挚爱：Vorrei Spiegarvi, O Dio！（“上帝，我如何表达”，K418），更是动人之至，中间那段“啊——啊”的花腔装饰音，技巧甚难，技术到了极高的境界，也把我的心带到九霄云外，原来这是一首情歌。

“天若有情天亦老”——在岁月日长的时候听莫扎特，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看来莫扎特的音乐将伴足我此生。

莫扎特音乐可以养生

古典音乐可以养生？你有冇搞错？

不少人早上起来做运动，做晨操，随着急速的音乐旋律，伸手弯腰，蹦蹦跳跳，我觉得对我这种“后中年”或“前老年”的人太激烈了。我和妻子醒来也做晨操，但做的是种较温和的“五一五平衡操”，把浑身的穴位和关节先疏通了，然后起床。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音响，此时刚睡醒，大多希望有一个宁静的自我时间和空间，不喜欢听到别人唠唠叨叨的讲话，但打开收音机，台台都有人在讲话，实在受不了，只好关上收音机，选几张古典音乐的唱碟来听。

清晨时分头脑不能够承受太多的刺激，所以音乐也选择以较温和或轻松的为主，大部头的交响乐或歌剧还是晚间听为宜。我近来最喜欢听的是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和五重奏（四种弦乐器加一把中提琴），认为这才是养生的“妙药”！

有人说母牛吃草时听莫扎特的音乐，体内牛奶就会增多；襁褓中的婴